

後漢書

列傳

廿四



樊陰列傳第二十二 范曄 後漢書三十二

樊宏傳

子儵

族曾孫準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

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

樊今襄州安養縣也

為鄉

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

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

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

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

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





樊陰列傳第二十二 范曄 後漢書三十二



樊宏傳

子儵

族曾孫準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

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

樊今襄州安養縣也

為鄉

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

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

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

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

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





渠灌注鄴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為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九

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注注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

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又池魚牧畜有求必鄧州新野縣之西也

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

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資至巨

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

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

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閉數百

萬遺令焚削文契賣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

子

責音側 界反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

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兒賜俱將兵攻湖

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是牧繫

宏妻子今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

欲殺其妻乎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

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

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

立欲以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

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漸自守老弱歸



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  
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  
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  
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  
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  
五年封長羅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  
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此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射陽侯即其國也案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  
兄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

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  
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  
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為人  
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  
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  
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  
好謙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  
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驪騎  
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



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  
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  
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  
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  
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  
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  
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  
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  
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

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賻錢千萬布萬匹

謚爲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

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

城在今青州北海縣西北俗名平望臺也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

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十萬

論曰昔楚項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

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

愛之衆人善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爲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

故衆人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  
○劉攽曰注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案食人而



已何故輒擇善人明此是若乃樊重之折契

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

康以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

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之者何殊閒哉

日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殊閒哉言不異也

儵字長魚劉攽曰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儵字儵即魚

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

中黃門朝暮送饘粥饘糜服闋就侍中丁恭

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禁綱尚闊諸

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

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

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

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壙也永平元年拜長水校

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

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

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

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

縣

五

漢書



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  
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  
儵燕侯燕縣名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  
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  
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  
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  
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  
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弑逆  
也之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周

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  
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  
而撥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杜預注曰蔡  
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慶父為後  
牙弟季友公子般友遂鳩叔牙殺之公羊傳  
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臣之  
義也上蔡音薩○劉放曰注何善其誅不得避兄案文其當作爾臣等以荆  
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  
令陛下子○劉放曰案臣等專誅而已不請  
也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為  
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  
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



射陽侯兄子弟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

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宏為特進但以貴寵過

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

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助甚厚謚曰哀

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

亡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死及罪徒者

甚眾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

為姦儵常疾之次野王歲獻甘醪膏飴醪醇酒

洋相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奏罷之疾

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

二郡並令從之姦子沉嗣又次子郴楚為郎

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

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楚字文高為郎二

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詳見和帝紀也悉推財物

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沉卒子時

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

太后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

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



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淮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即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

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

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

徒也成王賢主崇明師傅

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

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

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

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

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

孔子闕里人也禮記

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也

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宮



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

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或豐衣博帶從見宗

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

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何反

也每燕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術衍和詳

覽群言響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者進而思

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

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

門徒眾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荒

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

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求

平今學者蓋少劉放曰案文蓋當作益遠方尤甚博士

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譽譽之忠習談

談之辭裁談誦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也文吏則去

法律而學詆欺詆亦欺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

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

今予相鄭立謗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

禮加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

杜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



之化流景武之閒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  
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官者徵詣  
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  
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  
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  
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  
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  
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

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

言下人飢饉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為太太猶甚也春秋穀梁傳曰五

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

官職備列不造作也群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

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

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

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

也翼翼然盛也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劉敞曰案功當作

工考工官名見前書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前書



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  
官考工尚方上林中十池監也太官掌御膳  
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主作刀劍器物藥  
者於池苑中以竹帛綿聯之為禁藥也實減  
謂實覆其數減之也五府調省中都官吏及京師作者  
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調徵  
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  
謂管作者也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  
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  
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  
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遣使持節慰安  
勲力本農桑無乏武備而已

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

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

州之急時先零羌斷隴道大為寇害遣車騎

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兗州時又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冀兗二州稟貸流人也如

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

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

於既反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

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

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充列準到部開倉

廩食給廩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



太守時飢荒之餘入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暮年閒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曰塢小障也威名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為尚書今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

弟興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共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滎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



隨貴人至以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  
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  
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  
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  
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慶者誤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  
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  
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  
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

右焉識所用掾吏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  
愔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爲執金吾  
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  
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爲奴所殺  
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  
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爲和帝皇后封綱  
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  
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  
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狹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

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

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

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為盈

溢缺音羗志反前書音義曰缺猶異也一音决備望之也臣蒙陛下貴

入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

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

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元龍有悔窮之災

也元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夫外戚家若不

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睨公主愚心



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  
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  
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  
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  
廣室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  
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  
雲臺廣德殿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  
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  
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  
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

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  
事及群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  
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  
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  
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顯  
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  
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  
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  
澤興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



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 在家仁孝有

會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

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鮑陽封興子慶為鮑陽

侯鮑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鮑水之陽也音紂慶弟博為濇強

侯濇強縣屬汝南郡在濇水之北博弟負丹並為郎慶推田

宅財物悉與負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

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

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興曰翼侯

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

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

州真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得

衆譽顯宗即位以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

尚酈邑公主光武女也公主嬌妒豐亦狷急狷疾也音

翁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

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

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帝時

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

見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



買市猪肝泥 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

竈令婦孝 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

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疆

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

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右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

後恂恂苗胤傳龜襲紫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見

應劭漢官儀 後漢列傳第二十二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范曄後漢書三十三

朱浮傳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

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兵漢誅

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

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食

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迹也又

士心辟召列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



事岑後為梁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

府乃多發諸郡倉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

彭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

屬以損軍實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隲軍實也不從其令浮

性矜急自多矜誇多自取也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

之峻嚴切也詆誣也寵亦很强兼負其功嫌怨轉積

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

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

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質正也曰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

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

也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為之請京使居

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出奔共也伯通

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有佐命之功武光

初鎮河此寵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先歸光武及圍邯鄲寵轉食前後不絕也臨

入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

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替何不詣闕

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



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武賜寵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

也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以屋為喻也

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

靈輒餓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

媵母未詳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寵為漁陽太守建忠

侯大將軍故帶三綬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

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

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

建功何以為入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鳥鳴

之逆謀梟鳴即鳴梟也其子適大還捐傳世

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

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

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耿況字也况為

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

挹捐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

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

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

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



勢各盛，廟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損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微之，寵妻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為群后惡法，求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

指

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益也。攻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列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



強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

左傳曰楚莊王使申

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八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

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弃捐它事

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

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感之昔高祖聖武天

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

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

匈奴陳豨黥布等也

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

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

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

張豐任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

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

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

上下焦

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

年赤眉跋扈長安

跋扈猶暴橫也

吾策其無穀必東

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

內相軼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來耳

須待也浮

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



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  
兵長兵之長帥也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  
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  
列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  
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為執金吾徙封父城侯  
後豐寵竝自敗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  
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  
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  
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

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

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

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繁

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鴻範別災異之

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王陳政皆宣明

天道以徵來事者也徵驗陛下哀愍海內新

離禍毒保宥生人宥寬使得蘓息而今牧人

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繁

然黑白分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



也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績

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

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日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吏之後也當時吏

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以為天

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開

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

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

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

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

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

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

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

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

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

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

語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淳自是



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  
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  
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  
刺舉之吏刺舉即州牧也淳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  
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違  
繩墨無黨勢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  
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  
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  
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重國

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  
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  
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  
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  
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來察也平謂平決也

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  
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罰者心不  
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土  
也貽遺也夫事績久則吏自重重猶愛惜也吏安則



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為每歲日行

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

是五年即得再閏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

以成其化况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

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年轉

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

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

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

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比日車

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

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尋博士之官為天下

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

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

明經唯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

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

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日生事愛敬

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

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

世六篇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

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學者



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  
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  
密適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  
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  
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  
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  
日夫禮失求之  
於野古文不  
猶愈於野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與音  
預故敢  
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  
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

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

陵轢猶  
欺蔑也

惜其功能

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

單辭  
謂無

正捷也書曰  
明請于單辭

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

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

獲得也

尚優

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

優游謂優柔也  
四凶者鯀共工

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  
為堯臣而流之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

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

殛誅也音  
紀力反

浮事雖昭

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

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  
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  
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  
田文吳起不  
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  
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  
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  
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  
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田文  
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  
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  
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旅子乎屬之於我乎吳  
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吾  
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  
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弊中國故曾子  
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

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三謂動容貌正顏色  
出辭氣事見論語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禮器也小細之務  
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

也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其

毀最覈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

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

不亦篤乎賈誼曰廉恥禮節以繩君子故有  
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

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是時人告周朱

勃謀反繫長安平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也

淨譏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光武帝明察煩刻故引之焉得長者之



言哉

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化渤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 馮魴傳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

食菜馮城因以氏焉

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

食菜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劉放曰食菜馮城案菜當為采音乃為菜耳秦

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

魴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漸以待所歸

待真主也

是特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

申屠李有仇而殺其兄謀滅李族季亡歸魴

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

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

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

曰蒙恩全死無以為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

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今日

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

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

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魴



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

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即南宮拜虞令虞縣屬

今虞國舜後所封之邑為攻攻沒戈以威信稱

遷後漢書十七

賊後漢書十七

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

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

行鬪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

討擊勿拘州郡哀等聞帝至皆自鬪別別音

反聲類曰亦鬪字音負鈇說文曰鈇剗刃

將其眾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

中定詔乃悉以褻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

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

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

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為褻等

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

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為太僕中元

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為司



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

詣行在所見於雲臺中南宮拜虞令虞縣屬

虞國舜後所封之邑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

遷邾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邾

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

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

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察

行鬪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

討擊勿拘州郡裒等聞帝至皆自鬪別他狄音

反聲類曰亦鬪字音負鈇說文曰鈇剗刃

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

中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

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

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

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竝為褒等

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

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為太僕中元

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為司



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  
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  
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士六  
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  
金吾魴性矜嚴公正任位數進忠言多見納  
用十四年詔復爵士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  
衛南宮東觀記曰勅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  
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保宮給  
牀蓆子孫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  
其冬為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

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  
主少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  
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  
定笏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  
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  
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劔佩刀以班犀  
飾劔也紫艾  
綬艾即藍綠色  
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  
以飾帶也拜子世  
為黃門侍郎世第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  
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他縣租稅足



石令如舊限足音即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

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章

孫濟北惠王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壽之子懿也

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以阿黨聞顯江

京等策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劉放曰子

嗣按世本名代前拜為郎時作世後嗣立時

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為避太宗諱所

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尚皆作代也今前後

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即代者

拜家一人為郎必是長子代卒弟承嗣為步

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和帝時詔封楊邑侯劉

兵校尉石弟珖珖音和帝時詔封楊邑侯劉

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虞延傳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

東北東昏屬山陽郡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

足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

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說文曰扛鼎橫關少

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莽

叔房之寵賓客放從劉放曰案當作縱古

威傾郡縣文雖通而注不音明其

放日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亦以石寵官

紹封前後非一今此日詔誤



當作綴也并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

見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

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

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延從女弟年在

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

哀而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建

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

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

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劉放曰案郡

為吏此殞于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

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富姓宗性奢

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

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

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

粟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

頃宗果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

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

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

為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

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鍾蘆衛宇小黃有祭器

蓬豆鼎俎之屬十四種廟基尚存焉特延為

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

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藥皆譜其數株根也藥伐木更生

也也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

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

也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

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

留督郵虞延故貫御史罪貫放也延從送車駕

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

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况辟焉謝承書曰况字文伯京兆

杜陵人也代為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

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况為司徒王姓

音宿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黃門馳問

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



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

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音彭信陽侯隗就

就光烈皇后弟也就本傳信作新乃訴帝音彭延多所冤枉帝

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

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

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景齊

公問晏子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

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

戟即以戟刺延叱使置之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

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

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

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

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

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

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

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

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

以啓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上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詣闕



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

馬一人秩千石見續漢志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

曰知入則括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

由是以延為明三年徵代趙熹為太尉八年

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

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

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

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

通為百后即功曹從事理中以弘交通楚王從事之類是也見續漢志也

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

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餒餒也謝承書日身沒之

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延從曾孫放字子仲少為

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

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以議

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水

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

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鄭弘傳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

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

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

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溪載薪為難願且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溪風至今猶然

呼為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其曾

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

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城都護中子充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

弘少為鄉嗇夫謝承書曰為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其鄉小者

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為役先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

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縣勸人見而農桑振救乏絕見續漢志也

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

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疏書也贛

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

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

其禍弘獨髡頭負鉢鎖詣闕上章為贛訟罪

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及妻子

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驕令驕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

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攬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驕獨致雨

備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驕累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



行如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謝承書曰

弘消息錄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

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盛曰鹿

為吉為凶國拜賀日聞三公四遷建初為尚

車轄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劉放曰按漢部無佳張在當是淮陽

書劉放曰按漢部無佳張在當是淮陽

舊制活字板後漢書初字五拾冊弘奏以

為多無樂

者樂音五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劉放

少一令字但云千石不知日案文

何官但云史不合上文帝從其議弘前後

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出為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

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

縣屬會稽郡太東地理志云漢武帝名汎海為東冶後改為東候官今泉州閩縣是

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

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夷平也至今遂為常路今謂

也時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

旱邊方有警入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布

所藏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帝

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



行如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

謝承書曰

弘消息錄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

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暹曰鹿

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四遷建初為尚

書令劉放曰按漢郡無淮陰在當是淮陽

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

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

者樂音五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劉放

孝友少一令字但云千石不知何官但云史不合上文

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出為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

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

縣屬會稽郡太東地理志云漢武帝名汎海

而至於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

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夷平也至今遂為常路今謂

特也 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

旱邊方有警入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布

所藏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帝

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



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  
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  
其閒以雲母飾屏風也由此以爲故事在位四年奏  
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  
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  
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奉  
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  
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  
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

奏

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  
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 周章傳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爲功

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

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

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

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

臣千里重任剖符解見杜詩傳舉止進退其可輕乎

後漢書卷之七



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  
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  
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為五官中  
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  
為太常其冬代尹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  
眾蔡倫等皆秉勢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  
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  
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之以勝為  
平原王及殤帝崩群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

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為怨乃立和帝兄

清河孝王子祐是為安帝○劉放曰按安帝名祐此作祐字之

誤也見說文亦作祐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

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眾蔡倫劫尚書廢

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遙遠之國也而立平

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

衣而出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

立功立事也權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



有善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

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

武帝欲立昭帝為太子乃德乏萬夫之望詩云

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顯顯昂昂書王無絕天之豐地有既安之勢日

紂自絕於天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

已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筭必

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

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孟子

曰公孫又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

君不賢故可放歟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帑虜也延

感歸囚鄭竇怨偶代相為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

反道小智大謀易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王師道校正



宋書卷之二十三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  
其先也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文  
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  
記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持除西域司馬延生統以貲千萬徙茂陵  
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律初  
仕列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范曄 後漢書二十四

梁統傳

子松 疎 曾孫商  
玄孫翼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

其先也

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文

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

東

記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持除西域司馬延生統

以貲千萬徙茂陵

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律初

仕列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



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不敢為王。劉放曰注吾自為案前書云自吾為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

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產兄巡從弟騰並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入者



減死一等

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

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

自是以後著為常

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

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

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

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

唐虞時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

堯為五帝之一故舉言焉

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

大辟罪之大者

謂死刑也刻肌謂墨劓臙刑

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

論語載孔子

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化而能用肉刑以正俗是為勇也

又曰理財

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易繫辭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

正辭禁人為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故稱又曰

高帝受命誅暴平蕩

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

高祖定天下使蕭何次律令

文

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

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也尚書曰高明

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

柔克唯除省肉刑相坐律令餘則仍舊不改

章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家室文帝除肉刑并相坐律令武帝值

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

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

律

凡首匿者每為謀首燕匿罪人至宜帝特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罪餘至



殊死上請知縱謂見知故縱武帝時立見以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

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

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

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

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

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畧而不載也數年

之閒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

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體政體也伏惟

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撥理也公羊傳曰撥亂代之正

功踰文武德謀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

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宜詔有司詳擇其

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

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

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釐備改也統今所定不宜

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

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

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

之詳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



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  
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  
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尚書各錄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必當也又曰爰制  
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孔安國注云各錄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此作爰爰於也義亦通衷音貞仲反下同也孔子曰刑罰  
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厝置也衷之爲言不輕  
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所以防患救亂安衆庶

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  
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  
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  
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帝年也建平哀帝年也而盜  
賊浸多歲以萬數閒者三輔從橫群輩並起  
從音子用反橫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  
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  
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向  
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群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



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曹況越  
刑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  
取軍兵劫畧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  
追捕僅能破散也○劉敞曰注前代未嘗有  
有案文當云前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  
而狂狡之勢猶至於此皆刑罰不哀愚人易  
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  
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  
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  
字公仲金哀帝時  
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令丹初以論議  
深博徵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  
遂寢不報上音時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

鄉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

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  
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  
儒脩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  
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  
僕松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  
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  
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  
來也即今匿名書也子扈後以恭懷皇后



從兄永元中擢為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温  
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長樂少府松弟  
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

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祖

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牂牁且

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入于江感悼子

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

沉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鳴邑兮卒暴

誅於兩觀設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

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以榮名雖吞刀以

奉命兮扶目眴於門間吳荒萌其已殖兮可

信類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君名既

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句

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

趙隕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

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

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

兮推洪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紵兮騁鸞路  
於彝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後又臨  
衆瀆之神林兮東勅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  
典兮褒忠孝以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  
命而後仁惟賈傳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欺真  
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顯宗後詔  
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為欺顯宗後詔  
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



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日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孟

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

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

梁親踈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

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用也竦生長京

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

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

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閑居可

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列郡之職徒勞入耳

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

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

以為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

得志終為已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

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

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

主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

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



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禮古禪字也奏記三府以

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

不蒙尊號求議來申理也得申議議之也太尉張輔引

禮評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禮奏記之狀帝

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輔對曰春秋之義

母以子貴鮮見光武紀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

臣愚以為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以

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

姊南陽樊調妻慤慤言於上書自訟曰妾同

產女分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

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

譖訞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

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

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

群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

各獲其宜妾得蘓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

陳所天臣以君為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

榮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

軹侯太后因前死櫟陽廼追尊太后父為



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櫟陽亦宣帝

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宣帝初

繼統史族復興史良娣宜帝祖母也宜帝初

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殊猶

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過也

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

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嫪

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嫪止宮

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

之間累資十萬嫪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

梁夫人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

兄之曾孫也宏光武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

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

親其義一也禮記日上正祖禰尊尊詩云父

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

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畜起也育覆

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

也

也



欲報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無已也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

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追命外祖以

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哀親愍侯

比靈文順成恩成侯昭帝母趙婕妤好帝即位追封婕妤好父為順成侯

宣帝追封母王夫人父迺魂而有靈嘉斯寵

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慤及扈

備禮西迎竦喪竦死漢陽獄故自西迎也詣京師改殯賜

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主知棺擲漢儀注王侯葬腰已下王

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至足建瑩於恭

綴以黃金纒為之匣字或作柙也

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

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

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

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

世諸梁內外以親踈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

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中

有罪免官諸梁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

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



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  
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  
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  
子翼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為大將  
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  
即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  
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  
汴州浚儀縣南贈印綬商自以戚  
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  
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

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

東觀漢記  
商少持韓

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  
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友著  
於閭閻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嚴恪矜嚴  
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  
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已輕財貨不為之  
蓄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  
朝廷由是敬  
憚委任焉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

與貧餒不宜已惠檢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

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

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翼不疑與為交友

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



侍張逵、邁政內者，令石光

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

見漢官儀也

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

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

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

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

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

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

收逵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

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

首惡

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

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故賞不僭，盜刑不

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

左傳曰善為國者賞

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竊聞

考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

無辜者衆，死囚又繫，纖微成大

言久繫則細微之事引牽

而成，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

禮記月令孟春

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庶人

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

逮及也辭斥連及即追捕之也



帝乃納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冀  
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  
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啗玉匣珠貝之屬何  
益朽骨啗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  
玉啗以貝士飯以珠啗以貝也百僚  
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  
時權時謂不依禮也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  
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  
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  
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

宜違我言也

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

及薨帝親

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

壽之器劉攽曰案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

十八種壽器推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  
自義日以栢木黃心為擲曰黃腸也

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

及葬贈輕車介士輕車兵車也賜謚忠侯中

宮親送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瞻望

車騎東觀記云初帝作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靡

窮也子冀嗣



翼字伯卓為入鳶肩豺目也豺目目豎也

洞精矐眇洞通也矐音宅蕩反說文曰精直視口吟舌言謂語吃不

了能明裁能書計少為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

能挽滿彈棊挽滿猶引強也藝經曰彈棊枰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

相當更先彈也格五前書吾丘壽王善格五音義云塞也音蕪代反

其局以石為之格五謂之塞謂之塞鮑宏塞經曰塞有四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

謂之六博楚詞曰現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著行六棊故云六博鮑宏

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

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蹴鞠劉向別錄

日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蹴鞠兵勢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意錢

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數即攤錢也又好臂鷹走

狗騁馬鬪雞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

郎將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初元年拜河

南尹翼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

令呂放頗與商言及翼之短商以讓翼翼即

遣入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

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安慰放家欲以滅口使

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



順帝乃拜翼為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為河南  
尹及帝崩冲帝始在繼祿太后臨朝詔翼與  
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翼雖辭不  
肯當而後暴滋甚冲帝又崩翼立賀帝帝少  
而聰慧知翼驕橫嘗朝群臣目翼曰此跋扈  
將軍也跋扈猶強梁也翼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  
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  
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  
年益封翼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

才官屬倍於三公

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  
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

令史及御屬  
三十六人也

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分蒙

西平侯翼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

增封翼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宰

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翼乃上言大將軍有

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

遂封翼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

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

長公主儀階同  
藩王解見皇后

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唬粧墮馬髻



折腰步齒齒笑

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

馬髻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齟齬

然皆放傲之以為媚惑翼亦改易輿服之制

作平上軒車

鄭玄注周禮云軒猶屏也所用

制上平異埤幘狹冠

埤下也音頻兩

於常也蓋折其中擁身扇

大扇也

狐尾單衣

後裾曳地

壽性鉗忌

鉗鑷也言性忌害如鉗

能制御翼

翼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

友姓作東觀

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

留而出嫁之翼即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翼

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翼出多從蒼頭

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

事翼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

翼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

之使子胤誅滅友氏翼慮壽害伯玉常置複

壁中翼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今得出入壽

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

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



異用壽言多存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  
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  
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  
縣富人被以它罪籍謂疏錄之也閉獄掠拷使出錢  
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  
富而性吝異因以馬乘遺之摯虞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  
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家得錢從貸錢五千  
費至一億七千萬富聞掠師也萬奮以三千萬與之異大怒乃告郡縣認奮  
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

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  
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  
於異上第第一也乘輿乃其次焉吏入齋貨求官  
請罪者道路相望異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  
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劉放日按古  
無妓字當作妓而使入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歐擊  
吏卒所在怨毒異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  
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  
室奧深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言相當也柱壁雕鏤加以

後漢書卷四十四



銅漆窻牖皆有綺踈青瓊

牖小窻也綺踈謂鏤為綺文青瓊謂

刻為瓊文而以青飾之也

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

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

架虛為橋若飛也

金玉珠

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

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

嶠山在

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

走其間翼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

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

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

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

弘農東界滎陽南極曾陽北達河淇包含山

數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

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

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

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

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

人異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異聞而捕其

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異又起別



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  
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以翼有接  
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  
是有司奏翼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  
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  
封為四縣比鄧禹翼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陶陽成是四縣賞  
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  
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絕席別也十日一入  
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為萬世法翼猶以

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

大小莫不詔決之官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

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翼門

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

令之官辭翼翼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

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

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

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

多託非人誠非敢聞翼翼嘿然不悅樹到縣遂



誅殺異客為入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  
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異異為設酒因鳩之  
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異  
託以它事乃腰斬之時即中汝南袁著年十  
九見異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  
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  
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  
仲舒對策之詞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  
若引而畧之也

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

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天將軍位極

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薛

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車傳曰

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

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

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

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周公戒成王無如

殷王紂尚書周成王曰無若殷願除誅



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  
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病偽死結蒲爲  
入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也廉察陰求得啓  
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  
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  
武皆危言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  
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  
之又疑爲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  
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

知不得免因輿襯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  
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  
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  
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  
其子胤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  
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  
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  
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  
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



初除過謁不疑翼諷列郡以它事陷之皆髡  
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二  
年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  
翼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  
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  
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  
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  
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  
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

變咎在大將軍翼聞之諷洛陽收考授死於

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

香蓋掖庭署人之名也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翼妻

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翼

因欲認猛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為梁時

猛姊壻邴尊為議郎翼恐尊沮敗宣意也沮壞

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

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

比相鄰翼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



鳴鼓會眾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  
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  
成謀誅翼語在宦者傳翼心疑超等乃使中  
黃門張暉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勅吏收暉  
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  
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勅丞郎  
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欵諸符節送省中使黃  
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驎驎驎士也虎賁羽林都候  
劍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劍戟士徵循宮中及天子有所

攷考也

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翼第

使光祿勲袁盱盱音吁持節收翼大將軍印綬徙

封比景都鄉侯翼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

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

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

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

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

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

空唯尹勲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



卒從中發年音七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

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

財貨懸官在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

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錄誅

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勲以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

允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元上極之名也愿慤也夫

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中於

道則易以興政乘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

天之勢屬雕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術

樵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饑

之危阻難也書曰黎人阻飢也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

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沉乃傾側孽臣商遣冀不疑與曹節等為

也交友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筭謂統初與竇融定計歸光武褒

親幽憤升高累歎商恨善柔冀遂貪亂善柔失刑

道也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寧國路學正王

師道

校正

梁統字叔康，南齊高帝之孫，齊末帝之子。少為太子舍人，遷中書舍人。齊末帝崩，統與高祖起兵，立為皇帝。統在位三年，為高祖所殺。統少好學，博覽群書，尤好史記。性剛直，不諂媚。高祖嘗問統曰：「朕欲求天下賢士，而不得，何也？」統曰：「臣聞求士之道，當如大禹之求舜、禹也。禹聞舜、禹之賢，乃求之。今陛下求士，而不得，蓋求之之道未得其法也。」高祖曰：「何法？」統曰：「禹聞舜、禹之賢，乃求之。今陛下求士，而不得，蓋求之之道未得其法也。」高祖曰：「何法？」統曰：「禹聞舜、禹之賢，乃求之。今陛下求士，而不得，蓋求之之道未得其法也。」



